

通俗文学丛书

# 高德孝老头



浩然 著  
辽宁人民出版社

·通俗文学丛书·

# 高德孝老头



浩 然 著  
辽宁人民出版社  
1958年 沈阳

## 一 高德孝

高各庄有个高德孝，五十五岁不显老。他身大力大，嗓门儿也大，站在街东头说话，西头的人能听清。平时，还好跟别人谈论他当年如何如何，比方，在关东抚顺背煤的时候，他怎么在一气之下，打了日本人一个嘴巴呀；民国年，县税局敲诈他的税款，他怎么把税员给骂跑的呀……谈起来有声有色，凭你什么人，也得被他说的白眼瞪小眼。每次谈到最后，他总要这么说一句：“唉，我这一辈子呀，就落下两宗老毛病，直到如今也没有改过来。头一宗是爱喝烧酒，虽说从来也没有喝醉过，那天也得喝二两，不吃饭也吃不下；第二宗是爱说话，敞开嘴儿没后门，虽说没有走过板儿，遇事总要讲两句，不说不气也出不来。”他这样对你讲，使你体会不出他是在自我责备呢，还是在自我欣赏？不过，从口气里，总能听出几分得意劲儿！

解放后，翻了身，日子过的富裕，酒，喝的更勤了；老百姓当家做主人，没有顾忌，话，说的也更多了。在村里、社内，只要他看见不合理的事情，别人面子不好开口，他总是第一个挺身而出，找当事人说个里朝外，直到别人低头认错，答应立刻就改，他才罢休。

高老头之所以单刀直入，敢说敢道没顾虑，在他的心

眼里还藏着两个仗义：第一，他是头号贫雇农，成分好；第二，在高各庄，高家是大户，他是高姓中的长辈，村干部都是他的侄子、孙子，还有重孙子，說錯了話，沒关系。

这几年，高老头說了許多話，揭发了許許多多的大小坏事儿，給干部帮了大忙。远的咱不講，且說前几天社里撤消會計皮錢包那件事吧。

1955年高級合作化，这个农业社才从互助組轉过来。那时，沒有一个高小生、初中生到高各庄来，社里缺个識字的人管賬，干部很发愁。单干戶一筐油要帮社里的忙，推荐他的女婿皮錢包当會計。

皮錢包是邦均鎮老藥舖在德堂的管賬先生。那年，不知是办了坏事被撵出来的，还是自动退出来的，反正呆在家里沒事儿干，穷的飯也吃不上。演了一出“三顧茅廬”，才答应了这个工作。

这个人，从上任那天起就沒有安好心。真是手大袖口肥，大小一齐摸。来社后的第二年，就是去年，他家一下子就盖起五間大瓦房。社員們在背地里咄咄察察地議論，只是顧着这位“女婿貴客”的面子；又怕他一甩袖子走了，没人来当會計，就把話憋在肚子里，不好說出口。

那一天，社里搞完預分方案，队长向队员們公布各戶的收益。高二新和刘成跟高老头同在一个生产組，他們两家的劳动力一般多，劳力站队是一等，今年的出勤率也不相上下。可是，賬上写着，高二新比刘成多着五十个劳动日。因为高二新是皮錢包的叔伯小舅子，人們对这五十个劳动日有点怀疑。高德孝老头听了大伙儿的議論，

搶过賬单子，找皮錢包釘問。

皮錢包最怕高老头，平时見了他，总是低头哈腰，唯恐他拆了自己的台。現在見他来查賬，渾身不由得一哆嗦。他好半天才鎮靜下来，一面陪着笑臉，一面拿过算盘，从头至尾打一遍。結果，分毫不差。

高老头还是不凭信，就把高二新和刘成两个人的劳动手册都要过来，要当家孙子高文河給他从头念念。先念高二新的手册，念到“七月一日，打荆草，九分”时，高老头一下子跳起来。

“胡說，那天我跟高二新、刘成三个人一块去的，按草的斤數記的分，每人五分，他高二新怎么来的九分？不信看刘成和我的。”

打开一看，果然都是五分。吓的高二新連忙說：“我不識字，誰知我姐夫怎么記的。”这时，許多社員都給气坏了，顧不得一切，把皮錢包家里发财、盖房的事儿統統告訴了高老头。

不听則罢，这一听，气得高老头五脏都要爆炸，他一个旋风脚打到會計室，老虎扑食般窜到皮錢包跟前，一把抓住他的脖領子，活象抓个小鷄，把他摔到地下。

“你，你个狗日的，你为什么这么記工分？你盖房子那来的錢？你是喝我們的血呀！”

高老头的大嗓門，象連发炮弹爆炸那么响。皮錢包光是渾身篩糠，一句話說不出来。

这当儿，皮錢包的老丈人一箕油气喘吁吁地挤进来，上去就左右开弓，打了皮錢包两个大嘴巴。然后，頓着



脚，颤着手，指骂皮钱包：

“你这个没出息的屎蛋，你怎么无故惹你大伯生气？我们可是老朋友啊，快，还不快磕头陪礼！”

皮钱包抹着嘴角上的血，顺从地跪在地下，咕咚咕咚捣蒜般地磕响头。

高老头不听这一套，一把推开一箕油，抓起皮钱包：“交情说交情，公事说公事。滚起来，咱们一定闹个水落

石出！”

這場風波提醒了幹部，連同縣里搞預分試驗的同志們幫助，把幾年的賬目作了一次清算，搞出皮錢包大量的貪污事實。先撤了職，後控訴到縣法院，皮錢包依法懲辦了。

皮錢包被抓走那天，一簍油特別找到高老头陪不是：“老兄你真是個大公無私的人，我佩服你！從今以後，我要跟那皮小子斷絕來往！”

這件事很快在全縣里傳開了，縣文化館的一位同志還把高老头向壞人作鬥爭的事跡，編了一套連環畫，在各集各鎮宣傳展覽。高老头渾身都覺得光彩。

## 二 一簍油趁隙施奸計

推倒了皮錢包，大快人心，獨有一簍油恨透了高德孝。他暗地里咬牙切齒，罵翻高家几輩老祖宗，一連几夜都沒有睡好覺。

讀者一定要問：抓走皮錢包那天，一簍油贊成的五體投地呀，怎麼又恨起高德孝來了？諸位有所不知，那一簍油就是這麼一個笑里藏刀的家伙！要知底細，聽我慢慢講來。

一簍油的真實姓名叫高德侯，提起來他和高德孝過去都是一樣，窮的沒有錐扎之地，兩個人在舊社會活不下去，還一塊兒搭伴下過關東，賣過苦力氣。前幾年，趕上機會，也斷不了坐在一塊兒喝几兩。解放以後，一簍油

的日子过富了，财大气粗，看不起高德孝这“穷把骨”；高德孝为人耿直，嫌一篓油尖酸刻薄，看他也不顺眼，因此，两个人才慢慢地疏远了。

高德侯这个人有个贼大胆，心眼也机灵。那年，顽军、还乡团被解放军包围在蔚县城，里无粮草，外无救兵，饿的这帮野兽嗷嗷叫。高德侯鑽了这个空子，他用了千方百計，把十石小米偷偷运进城；又从城里运出几车洋货。自然，两边都赶上了行市，摔了老鼻子钱。那时，逃亡地主滥卖土地，他一下子就买下二十亩。土地改革没有动着他的皮肉，反而分了一部分浮财。那几年政府号召发展农业生产，他趁水和泥，又囤积粮食又买地，还雇了半个长工，当上了东家。他的日子虽然挺肥，在人前总是装出一副穷相，见了干部，他説起穷来，真象个老娘们那样，一行鼻涕一行眼泪地叫着苦。知底细的人就説：“别看高德侯表面黄皮包着瘦骨头，肚子里可是要往外流油。”于是，大伙儿就按着他名字的音韵，给他串成个外号——一篓油。

宣傳总路綫之后，紧接着粮食統購統銷和农业合作化象两把快刀，割断了他那独霸高各庄的梦想。从那时起，他对共产党怀上刻骨的仇恨。不过，他这个人有一副花花腸子，他的心里明明要杀你，表面上却陪着笑臉，説你喜欢听的話。这几年，哪一个运动，他都使点坏水，放点臭气。不过他又象混水里的泥鳅，誰也沒有抓住他。

一篓油推荐女婿皮钱包到农业社里当會計，这原是一举三得之計。第一，給女婿找个生財之路；第二，女婿



在社里当會計，容易探听社里的軍情大事，給他通风报信；第三，共产党若是步步紧下去，他高德侯不得不入社的时候，朝里也总算有了个人——这岂不是万全之策！皮錢包来了之后，一篓油也曾再三囑咐他，要见风使舵，細水长流，不要冒失，不要抓大馒头，以免砸了鍋。不料想，还是砸了鍋！但是，这能怪女婿嗎？高各庄要沒有这个老不死的高老头，这江山不就穩坐万年了嗎？归根到底，还得恨高德孝。恨，又不敢說出来，只好憋在心里。

一事沒了，又来一事。眼看来到收割季节，接着又要購粮了。往年，有女婿皮錢包在村里帮忙算賬，还可以給他变个戏法使点假。如今这个靠山倒架了，社里那羣干部，能給他留情嗎？

正在两块病一起絞腸子的时候，他从小酒鋪二掌柜那里听到一个天大的喜事。据說高各庄是县委确定的大鳴大放試点村，而且，不久就要象城里那样搞起来。一篓油心想，大鳴大放，就是給村干部，給共产党提意見。唔！不用說，共产党内部发现了不幸的苗头，灭亡的危机。嘿！早就估計到了。官派，不論誰，都是統治不久的，紅火一陣子，就要倒牌，从他高德侯手里花过的各种各样的紙票子，就是証明。

他高兴了，而且一下子就想到統購統銷这件事情上。只要这个倒寡的政策一倒牌子，什么都好办了。可是在高兴之余，他又有点儿担心。他心里明鏡似的，高各庄对統購統銷有仇有恨的，除了象他这样的几戶之外，真是难找。而他們这样的戶，在村里說話是頂不吃香的，誰能听

自己的話呢？就算有人听，誰又敢起頭開火呢？若是有一個人替他開了頭，他就可以看形勢，混水摸魚，興風作浪了。這時，他立刻就在高德孝身上打起算盤。他想：高德孝敢說敢鬧，好管閑事，若是把他抓在手里，可是一把好傢伙。他不光敢說話，說了，比誰都起作用。往后有個三長兩短，病是他的，碍不着自己，把他送在里边，也报了拆女婿台的仇恨！

主意打定，說辦就辦。這一天吃罷晌午飯，一簍油猜想高老头一定在家里歇晌，就裝一荷包好烟叶，快步走進高家。

高德孝住的是獨門獨院，兒子在外邊工作，前幾天，老伴又去看閨女，家中只有高老头獨自一人。院內干淨利索，几只老母鷄，悠閑地尋找食物。窗前槐樹上，拴著一頭备好鞍子的灰毛驢，閉著眼睛，搖著尾巴。

一簍油連忙放輕了脚步，心中暗想：准是來客人了，是誰呢，待我看個究竟。他用脚尖悄悄地走近窗根，正好窗戶紙上有個小窟窿，就側身單目往里看去。

屋子里并沒客人，獨有高德孝在柜子里翻找東西。看樣子很急，急的臉上直流汗。找哇翻呀，又忽然把所有的東西都扔進柜里，跳到柜上，搬下厨子上的花瓶找起來。一不留神，花瓶倒了，花瓶又碰倒了油瓶，“啪嚓”一聲，油瓶子打碎了，黃黃的油洒了一地。

一簍油的机灵勁上來了，一步跨進屋里，順手抓過一個小瓦盆，跪在地下，兩手一合，就連油帶泥一齊往盆子里捧。捧完了，直起身來，低聲下氣地問道：“我說大哥，你干

么这么急？本来供应有数，来的不易，看洒的多可惜呀！”

高德孝又是心疼又是气，老脸象个猪肝子，他坐在炕沿上，愤愤地说：“别提啦！你大嫂上午求人捎口信，让我去接她，还叫把家里的几张粮票给她带去。搞预分家里住过几个工作人，放下几张粮票，不等用，顺手丢在一边了，现在要用了，到处找不到。”

一篓油听了，心里顿时一亮，假装惊讶地问：“怎么，你女婿那边粮食也不够吃呀？走亲戚还要粮票？啧啧！”见高德孝心不在焉地摇摇头，就又献策说：“找不到粮票，就给他们驮点粮食去，救急嘛！”

高德孝说：“他们是宝坻县，跟咱们又隔县又隔专区，私自运粮食不好吧！”

一篓油吁了口气，感叹地说：“这是他妈的啥年月，把人憋死了，简直六亲都不能认！”

高德孝无心跟他絮叨，一甩袖子，气冲冲地走出屋子，看看天说：“已经这么晚了，不去了，明天再说。”说着，解下毛驴的缰绳就出了院子。

一篓油也只好跟出来，心里翻来复去地打着妙主意。想着想着，不由得拍着大腿脱口喊起来：“好哇好哇！真是天合人意，看你上钩不上钩！”他说了这么一句，急忙收住，四外一看没有人，才得意地笑了。他拔开两条腿，朝小酒铺跑去。

### 三 入 套

高德孝把毛驢交給飼養員，又說起剛才找不到糧票、打了油瓶那件倒糞事兒。越說，心里越氣越火，看看天近黃昏了，才告辭回家。

到家，先在灶內生起火，把一箕油給他收起來的油和泥漿倒在鍋里。燒着燒着，泥沉底了，油都飄浮上來，掏出，放涼，裝進另一只瓶子里一看，還有多半瓶，糟塌的并不多，心里才略微有點滿意。這時，才想起自己還是早晨吃的飯，肚子實在太餓了。他刷淨了鍋，正要做飯，從外邊走進來一箕油。他喜氣滿面，進門就喊叫：

“不要蹶着屁股受罪了，烟熏火燎的囤個啥？到小鋪喝上二兩多省事！”

高老头象是沒有聽見，還是拿着瓢往鍋里舀水。一箕油上前奪下他手里的瓢，拖着胳膊往外拉：“走吧，咱們哥兒兩個，可好久沒在一塊兒喝了。”

丟了糧票，摔了瓶子，沒有接來老伴，高老头心里格外不痛快，不痛快就想喝酒。況且，自從推倒皮錢包之後，一箕油對自己一個勁靠近，剛才那半瓶子油還不是虧了人家！高老头是個見不得壞，也受不了好的人，受人家一丁點好，也要有個回敬。執意不去，好象怕花錢似的，就說：“打酒回家來喝吧，再做點飯吃。”

一箕油說：“算了吧，小鋪有點心，一人吃上半斤，不就滿好！”說罷，拉着高老头就走。

小酒鋪在街東頭，那里早把保險燈高高掛起，屋子里亮堂堂的。這幾年高老头一向是小酒鋪的老主顧，去年鬧水災，他接受了閨女和兒子的建議，把酒打到家里去

喝。所以，好久沒有來喝酒了。冷丁一進來，看看什么都變了樣兒。貨色增多了，二掌櫃的也更和氣了，見他進來，老遠就喜笑顏開地招呼他說：“貴人腳步遲，好多日子沒有光臨嘍，真是少見，少見！”

高老头搭訕着：“買賣好嗎，二掌櫃的？”

“過的去，過的去。請里边坐吧，您身子骨還硬嗎？……”

高老头打斷他的煩絮：“先給我們來上四兩酒，切半斤肉，肥瘦兩樣。”

端上酒菜，兩個人一對一盞地喝起來，一邊喝着一邊叙家常。一簍油並不談什麼國家大事，從言談，從行為，你看不出他肚子裡的鬼主意。喝完四兩，又添了二兩。高老头酒量不大，見一簍油不肯放盞，自己是個東家，自然也要陪着。直到十二兩酒入了肚，他才不得不放下酒盞。

“二掌櫃，給我們稱上一斤細點心。”

“點心，真對不起。好多日子就賣光了。這東西供銷社統一掌握，咱沒面不能做。咳，這由不得自己喲。”

高老头很想吃幾塊又甜又香的點心，一聽沒有了，心裡又添了層不痛快。一簍油見執行事，又是嘆息又是怨恨地說：“就是沒個自由呀，什么都統一，老百姓連個點心都吃不上。那麼多麥子、白面都運到大城市里，給工人、給當官的吃去嘍。”

若是往日，高老头聽了這話，會立刻跟他抬杠。今日聽了，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對，反而更增加了他內心的煩躁。回過頭來又對掌櫃的說：“沒有咱不吃，給稱一斤挂



面煮煮吧。”

二掌柜从柜厨子里抽出几小把挂面，放到桌子上，见一篋油朝他使眼色，又拿起来，带着几分为难的口气说：“吃一斤挂面可得给一斤粮票。唉，这也是上级的规定。”

高老头立着眼睛问：“什么，吃挂面也要粮票？”

一篋油在旁敲边鼓：“这都是统购统销的好处，什么

他媽的政策，成心不讓咱庄稼人吃！”

高老头本来有了几分醉意，这么一生气，更加醉了。他气势汹汹地跳下炕，登上鞋子：“他媽的，不吃啦！算算多少錢？”

一簍油上前一把拦住他：“不行不行，今个我卖菜挣了錢，这酒賬一定得算在我身上。”說着朝二掌柜的眨眨眼，二掌柜会意，說什么也不收高老头的錢。

月亮被一层薄云遮住了，街上，黑蒙蒙，冷清清。凉风吹在高老头那张滚热的脸上，满胃的烧酒猛烈地涌上来。他只觉得头重脚轻，心里象着了一把火，浑身都不属于他，都不听他支配了。他扶着墙，轻飘飘地走到家门口。

一簍油在后边跟着他，用两只小眼睛把四周搜寻一遍，然后，故意把声音抬得高高地喊道：“高大哥，我回家了，明天见吧！”

“嗯，都歇着吧。”高老头这样回答着，趑趑趑趑地朝屋里走。刚到二门，忽听屋门吱扭一声响，接着，一个白团团的影儿从那屋里闪出来。在朦胧月色中，他看的十分清楚，是一个人。心里一惊，大声喊道：“誰？”

那边，哗啦一声响，一个木升掉在地下，撒到地上一摊发白的东西。

高老头浑身紧张地一抖，一个箭步窜上去，抓住那人的胳膊。定睛一看，不由得又是一惊，原来是一簍油的老婆大仙女。

“是你，你……”

大仙女咕咚一声，跪倒在地下那摊米上，呜呜呜地哭起来了。

这可把高老头闹楞了。大仙女是财主家的女儿，因为跟长工通奸怀了孩子，被他爸爸赶出家，才嫁给穷光棍一篓油。这个女人又刁恶，又傲慢，眼睛里放不得一个人。平时，见凡人不理。不论多穷，也是穿的花枝招展，满身香气熏人。这样一个人，怎么当起小偷，而且，就偷了这么一升粮食？高老头刚想泼口大骂，一篓油一步跨到跟前。

“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一篓油故作惊慌地看看老婆，又看看地下的米，心里好象明白了。上前，就给大仙女一个窝心脚，把大仙女踢的仰面朝天，四蹄乱刨。一篓油上去还要打：“你，你，你给我丢人现眼，你这下贱的东西，我今个非得打死你！”

高老头又是糊涂又是气，忙拉住一篓油问：“到底怎么回事，让她说说呀！”

大仙女爬起来，抱住高老头一条大腿，一行鼻涕一行泪，连哭带数叨：“这你能怨我吗？家里的粮食，头两个月就吃光了，我整天价东家借一升，西家借一碗，掺着野菜叶子吃。大人好忍着呀，孩子瓜子饒你吗？他们有什么罪哟！你整天赶集，回来就吃，不知我们苦。刚才孩子饿的可怜，我想找高大哥借一点粮食去下锅。见屋里没人，我就，我就……呜呜呜……”

一篓油象放了气的皮球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手拍着大腿叫苦连天：“一粒粮食憋倒英雄，这都是统购统销的好



处，一年三百六十斤，真够吃吗？鬼知道，天晓得，手把着票子饿死人，这还怎么活下去呀！”

高老头不愿听这对口唱，就劝住他们：“没的吃先从我家背点去。等会我找社主任提个意见，这问题真得改进改进。”

一篓油从地上跳起来，火上浇油地激着高老头：“提意见，这谁敢呀？”

“我就敢！不合理就要提，有什么怕的？”

大仙女也欢喜了，她瞪了男人一眼，又媚里媚气地对高老头说：“高大哥，你千万修好积德吧，我们他胆小怕事。唯独您，谁不知道是个说直话、端公理、好打不平的好人呀！我们就指望您喽！”

送走了一篓油两口子，高老头在门口呆呆地站了许久。走亲戚要粮票、打了油瓶子、买不着点心、吃挂面要粮票……一齐涌到心头，而且越想越生气。他等不得明天了，他要马上找到主任提意见，让政府把统购政策改变！他正要走，迎面跑来生产队长高文河。

“七爷，您到哪去来？找了半条街也没找到您。快去参加会吧。今个是大鸣大放。我去找一篓油。”说罢，就一阵风似的跑了。

#### 四 替谁说话？向谁开火？

“要我说话，统购统销这个政策真是得要不得。先头没有它，那多方便？就是要，也得改一改，粮食供的够吃，饭